

WENXUE
YINJUN

『文学银军』丛书
第一辑

小说集

左右左

曹海英/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小说集

左右左

曹海英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左右左 / 曹海英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7

(文学银军丛书. 第1辑)

ISBN 978-7-227-03869-6

I. 左… II. 曹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6019 号

左右左

曹海英 著

项目统筹 戎爱军

责任编辑 刘永霞

装帧设计 吴海燕
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5.25

字数 150 千

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869-6/I·1028

总定价 28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文学银军”丛书【第一辑】[十卷本]

总策划 崔 波

策 划 王儒贵

组 委 会

主 任 尤艳茹

副主任 郭文斌 罗云飞 丁 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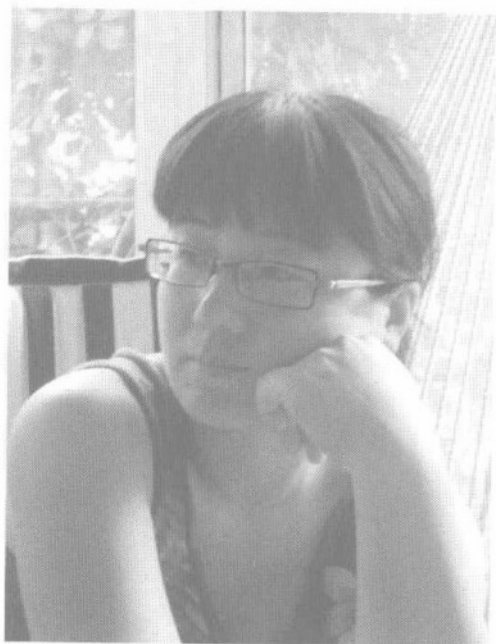
成 员 郭可峻 韩冬梅 马志恒 李德超

编 委 会

主 编 郭文斌

副主编 哈若蕙 闻玉霞

成 员 高耀山 戎爱军 曹海英 张 涛



曹海英

70年代生。回族，笔名土豆，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。小说作品散见于《当代小说》《红豆》《朔方》《黄河文学》等刊物。散文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散文作品铜奖、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年度一等奖等奖项。现为银川市作协秘书长，宁夏作协会员，《黄河文学》首届签约作家。

序

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、银川市委书记 崔 波

2005年6月,《现代生活报》对《黄河文学》签约作家进行报道,首次提出了宁夏文坛“新银军”的概念。2008年3月,在《黄河文学》创刊100期之际,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最大、最权威的官方网站——中国作家网推出了《黄河文学》专题,并正式提出了“文学银军”概念。这是对近年来银川文学事业发展的高度概括和肯定,也标志着银川文学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能称为“军”的,首先应该是一个团队,其次要有战斗力,第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声势。“文学银军”正是一支在全国文坛具有冲击力的地方作家队伍,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。近年来,银川文学事业蓬勃发展,一批中青年作家迅速成长,作品频见于各大文学期刊,显现了不凡的创作能力,在全国影响力不断增强,且以整齐的阵容活跃于中国文坛。郭文斌短篇小说《吉祥如意》荣获鲁迅文学奖是其中的一个典范。在“文学银军”的冲锋下,银川文学走向了全国;通过“文学银军”及其作品,越来

越多的人知道了银川，认识了银川，乃至喜欢上了银川。

为“文学银军”的形成和崛起，银川市文联及其刊物《黄河文学》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特别是在培养本土作家、青年作家方面，他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如《黄河文学》的期刊签约活动就非常成功，开了全国期刊签约的先河。当然，“文学银军”不是突然间形成的，有其历史渊源。长久以来，在银川这片土地上，一批又一批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人，在不停地艰难跋涉，在孜孜不倦地创作，其中不乏张贤亮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大家、高耀山这样一些文学拓荒者和郭文斌这样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。正是有了他们打下的坚实基础、留下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提供的示范和带动作用，才使银川文学一步步走向繁荣。

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能以团队的形式出现，肯定是和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的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，从水洞沟旧石器文化到现代工业文明，银川这块土地孕育和积淀了多彩的人文风情；作为一个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移民城市，文化的多元性又构成了银川多彩的现实生活。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、广阔的想象和表达空间，为“文学银军”提供了扎根的土壤和成长的养分，也锻造出了富有个性的银川文学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。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，都反映了所在时代的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深切的心灵呼唤。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党领导亿万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；银川和银川人民也正在进行着建设西北地区最适宜居住、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宏伟实践。这个时代为

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，也赋予了文学创作者们反映时代最强音、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责任。我欣喜地看到，银川作家在大部分创作里，对现实的关注保持着相当的热情，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，显示了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把握，写出了人民群众心灵的渴望。这正是“文学银军”能够形成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。

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，“文学银军”丛书的结集出版，无疑为五十大庆献出了一份厚礼。入选丛书的作家都是“文学银军”的主力，其作品基本代表了银川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整体实力。相信这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丛书的出版，可以进一步扩大银川文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，开创银川文学创作的新气象；也希望“文学银军”们把握时代脉搏，紧跟时代步伐，贴近实际，贴近群众，贴近生活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，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银川文学的历史使命！

2008年7月16日



薄如蝉翼的淡然

陈继明

海英的文字是坦然的，更是淡然的，她的全部小说都有细流般的语气。淡然，是对强硬的拒绝，对故作高深的拒绝，是对呈现的迷恋。这份薄如蝉翼的淡然，让读者有充分的观望空间，也给了事件及人物以基本的尊重。

海英的小说多数取材于平凡、普通、细碎的日常生活。其间也许不缺少高昂、浪漫、磅礴和歇斯底里，但是，当它们被冠之以安静的叙述，被坦然和淡然地讲出来时，事实上，庸常芜杂的生活本身业已经过了足够的提纯。

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家庭，一段故事——简单的人，简单的事，简单的纠缠，简单的解决……海英总能举重若轻，轻轻道来，剥开层层的不相干，吹去重重雾障，一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意味悠长的故事就这么成了。

海英的小说似乎都是这么产生的。

坦然和淡然，就是海英小说的根本姿态。

《半杯水》中，在那个三平方米的厨房里，马杰闻到一种令人反胃的味道，而妻子早已不解风情，他除了暂时旅行之外，便是重回旧家。用“无奈”这样的说法解释当然省事，但是，我更体会到了一种近似禅宗和俳句的趣味。

《私生活》也是近似的趣味，几只猫所讲的故事，读过之后我们总觉得空落，我们不禁要问，这几只猫，它们



讲了什么？但是，有理由认为没讲什么就是讲了什么。有时候，一个作者就是这样顽固，不想明确地指出任何东西。

禅宗和俳句就是这样顽固。

海英也是这样顽固。

《宛如一粒盐》是关于爱情的，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了，可是，“一个人和表面看上去多么不一样啊”，就像手磨咖啡，入口的时候却少了研磨时那份馨香。我发现海英写爱情，其实目的不在写爱情，而在写爱情的物理特性，爱情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，有自然属性，其特性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：“一个人和表面看上去多么不一样啊。”说出这一点并没多么了不起，然而，令我惊讶的是，海英身为年轻的女作家，却如此冷静，如此安于淡然地叙事，如此迷恋于从本质上和根源上接近一个事物。

看了这个集子里的若干小说后，我发现，海英写作的兴趣，其实不是家庭、不是婚姻，更不是爱情，而是“物”，一件件的一切的物，家庭、婚姻、爱情，也通通是物，正如“头顶的灯管”“卫生间的水滴声”“雨幕下的小花伞”，也如“黄昏”“正午”和“凌晨”。写“物”，其实就是写智慧。始于家庭，始于婚姻，始于爱情——始于日常，终于智慧。海英的每一篇小说，都是如此：始于日常，终于智慧！

然而，这大概更是哲学和诗的任务。现在，海英有意无意想用小说来完成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这是一道难题。因为，小说是一种世俗的文体，有时候小说要的就是拖泥带水，就是繁复琐屑。拒绝了小说的庸常面目，弄不好就拒绝了小说。至少，用哲学和诗的方式写小说是一条险途。愿海英在这险途上越走越好。

目录



序 / 崔 波	1
薄如蝉翼的淡然 / 陈继明	1
左右左	001
私生活	014
半杯水	031
标间	045
盛夏的脚印	056
马依娜的小资情调	068
宛如一粒盐	079
伞	089
流水淡如烟	104
排练	117
影子更美丽	127
转学	139
老马	148
跋 让“文学银军”异军突起 / 尤艳茹	156



左右左

距 离

他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她推开门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径直到了里间，确切地说，那是她一个人的卧室。

有一天，她说，你在旁边，我睡不着。的确，要么整夜盯着天花板，要么整夜在梦里累得筋疲力尽。她听着他的鼾声，想：当个没有心事的人多么幸福。可是，幸福……这个字眼真虚啊。

得了吧，这么多年，你不都睡得好好的吗？

她真想说，是的，是因为她讨厌同床异梦。可是，怎么说出口呢？

她笑了一下，话出口却是，不怕不同床，只要同梦就好。

他看了看她，似乎想从她脸上看出答案。

她知道，她脸上除了淡漠，什么都不会有。

哼！别以为，我不知道，你心已不在这儿，你想再玩一次闺中待嫁。也不看看自己，还玩得起吗？！他把门恶狠狠地摔上。

她闭着眼睛，心跟着门颤了一下。

他还是按老习惯做了很多吃的。只是没有像以往那样叫她。

她闻到了香味，肚子也开始叽里咕噜地叫。

她想说什么，却只是咽了口水。他低着头，嘴在快速地蠕动着，发出了狠命的像是在干掉什么的声音，那声音真像工地上的搅拌机。

她第一次发现，他的咀嚼声这么大，那声音整个向她的头顶压了过来，一种痉挛一样的痛很快穿过头顶直捣胃部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阵叮咚乱响。她听到，他把其余的饭菜都倒到了抽水马桶。

马桶壁泛着一层金黄色的油花。

她对着马桶呕了起来。

这样，连续几天后，他开始整夜整夜不回来。

她问他。

他说，这还用问吗？有意思吗？

碎 片

他骑着车子捎着她。他裸着身体，她穿得很整齐。那样飞快而高兴地骑着。那条路那样窄，好像砌成窄而高的河坝一样，只能紧张地过两个人。远远地看到有她的亲人来了，他们很慌乱，他一翻身，隐到了路坝的那一边，消失了。她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一个毛绒玩具。她和来人搭讪着，极力在掩饰。心里是慌的。再往前，又看到了他的背影，很熟悉。她在想，怎么这么巧。

她在坡道下面，要选一条路进入里面。她犹豫着，最终选择了那个远的、通往前门的缓缓的坡路，因为右边的坡路碰到他的概率更高些。

她一边走，一边在往那边张望，想，也许他正好下坡，他也许会看到她，他一定会觉得她莫名其妙。实际上，她也觉得自己挺莫

名其妙的。

然后，进了昏暗的楼房……

最近的梦总是这么暗淡，以致她有点不爱做梦了。以前，都是彩色的，从来都是没有见过的绚丽的画面。梦见山坡上，鲜艳的大朵的花长在草坡的树上。梦见池塘里绿色水波里红色的鱼。那时候，她很享受梦。有好几次，她甚至一起来，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画笔。最后，只找到了一些孩子的油画棒，一堆的小蜡笔头。然后，却找不到一张白纸。她想勉强用一些笔记本里的纸吧。然后她才发现，她什么也画不出来。

梦里的东西只在梦里。

一个梦变成了另外一个梦。总是很拥挤的公共汽车，梦见很多的人，一大堆或者陌生的或者熟悉的人。

一些人要翻山，她停了下来。她发现，她在山下有一个房子。进去，发现那间房子变成一个山间的旅店。一间小卧室变成了有两张床的标间，另一间放着一张双人床，门头做了简单的竖条纹的装饰，材料很简陋，但颜色很温馨，肉粉色和咖啡色相间的。屋里的一切都是肉粉色的，传出一些温和的情欲。她惊讶的是，自己竟很喜欢这样的风格。

她每个屋子都进去坐了坐，在每个床上都很轻很放松地躺了躺。她几乎要睡着了。突然又很是生气，这是哪里？这不是她的家吗？什么人把这里变成这样？而她作为房子的主人却并不知道。一定是有人偷拿了她的钥匙。她拿着一样不知道是什么的钝器，朝一个面孔模糊的人逼问，她想这件事他一定知道，没准和他有关。她用那个东西打他的头，打了一下，她发现，他的头上有一个大大的洞。他说，他刚受过伤，还没完全好，别打出毛病来。他却又说，这件事，他的确知道一些，回头再慢慢给她说。

一会，又到了山里。有一片熟悉的山地，她说她要休息一会。然后大家都到坡下的平地上的土房里去了。只剩了她。她怕有蛇。一个人一会看一下这儿，一会看一下那儿，发现很多不熟悉的面孔。很快，大家开始吃饭，围在一起像工作聚会一样，一屋子人很热闹的样子。突然有人说是她的生日，就切蛋糕，她拿了一块，边走边吃，第一口吃得太多，白色的奶油糊了一嘴，似乎咽都咽不下去了。剩下的好像又糊脏了。走到另一屋。后来不知怎么，他来了，像是粘着假胡子。然后，他开始给大家敬酒。突然，她说，你不要这样，似乎潜台词在告诉大家，他们曾经怎样过。然后，就有一个男人举起酒瓶子向那个男人砸过去。这时候，她已经吓得逃到了外面的屋子，乱哄哄的一片。

醒来时，能记得的梦就是这样的。她有很久是记不住梦了。那个面孔模糊的人是谁呢？

很多梦，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，可是却连她自己也猜不透。

一个个多梦的夜晚，衬得白天更加苍白也更加抑郁。

镜头

她伸过双臂，从后面绕住了他。他说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，我以为你会怕见我。

我不是怕见你，我是怕面对我自己。我越来越觉得，我并不了解自己。我怕，我见了你以后，那个我所不了解的自己就渗了出来。连我都无法控制，我挺害怕，好像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可是却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怕过。

每个人都有怕的时候。他转过身来，轻轻地把脸蹭过来，想吻她。她低下头，不知道是应该接住，还是隐忍着。就让她在最近的

距离，却不接受。

她想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是仅此而已。接下去，一切都会是一样的。我怕的是这个吗？她摇了摇头，好像也不十分清楚。

水开了，沸腾着的水直往外冒。水太满了，超过了最高水位线。她的眼泪不知怎么，随着那咕嘟声冒了出来。

我不知道你会是这样。我一直以为你很开心。

她把脸抬起。她想，只能这样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

忘了我吧。一想到会这样说，一丝的伤感和钝痛涌起。

她看了看手里的电话，按了那几个熟悉的数字。电话通了的声音，她却很快按断了。她真怕，她什么都还没说，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。那真是可怕。她怕重复。她更怕，有一天，她真的连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最初的那一点点真实。

她伸出手，往前抓了抓，果然什么都没有。

她透过玻璃墙，看着外面。雨水打在玻璃上，水幕一样。外面像泼了水彩的画，一块块，五颜六色。有隐约的钢琴曲，这情景多么适合充满感伤地思念一个人。可是，那个应该思念的人，却像是躲在水幕里的影子，时有时无。她使劲地想回忆起他的样子，可是越想越看不清他的脸，那影子没有脸，脸是模糊的，仿佛也像是被水沤了一样。她想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，难道，随便哪一张脸都可以安在那个模糊的影子上吗？随便。

雨越下越大了。

她有点想念某些下雨的天气。

那情景在她脑海里是很长的静止的镜头。慢慢地淡远了。

南方

她决定一个人去南方。有一段时间，她喜欢南方那种层叠的化不开的浓绿。

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但是谁也没有告诉。其实，她想，并不是人们想的那样，他们只是很单纯的旅伴。

她并不清楚，单纯吗？哪有单纯的男女关系！

一起坐在火车上的时候，他们竟然有些兴奋，好像两个逃学的孩子。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熟悉了。刚刚脱离了一个大的团体，到每一个风景地，他都会说，敢住在一起吗？她摇摇头。她想，在她还没有爱上什么人之前，她是不会成为身体的奴隶的。她的叛逆的青春期早已经过了。

他的哪句话是真的？也许都是真的。她更愿意这样想。

但是她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她只说，就她一个人。她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那似乎是一个并不曾发生的秘密。

外面起了大雾，这个城市越来越让她觉得像是身处异地。

初冬的北方，草地仍然没有完全枯黄。错觉啊。以前，一直以为南方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，其实都一样啊。哪儿都是一样的，另外一个人和他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他告诉她，是没什么不同，男人都是自私的，但是你看不透，你看不透。问题就出在这儿。

她突然想给他打个电话，一个似乎很熟悉的陌生人。她努力克制着，不让一些伤感冒出来。可是，像一口井慢慢在往外渗，眼泪总是就在眼圈里。

最终没有打，怎么也想不起那个电话号码。